

● 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丛书 ●

俄罗斯思想与 俄罗斯社会主义

张丽君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丛书 ●

俄罗斯思想与 俄罗斯社会主义

张丽君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俄罗斯思想与俄罗斯社会主义 / 张丽君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 - 7 - 5161 - 3449 - 8

I. ①俄… II. ①张… III. ①思想史—研究—俄罗斯②社会主义制度—研究—俄罗斯 IV. ①B512②D751. 2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52366 号

出版人
责任编辑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赵剑英
孔继萍
王兰馨
王炳图



出版社址网
址址址
http://www. csspw. 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2. 75
插 页 2
字 数 218 千字
定 价 39. 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马克思主义是揭示客观世界本质和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是指导人类解放和实现共产主义宏伟目标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是由一系列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构成的科学体系，其中既包括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也包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其继承者在解决不同时代课题过程中形成的正确理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即是其中的重要方面。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一个半多世纪以来，在指导工人运动迅猛发展和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风雨历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深刻影响了 20 世纪世界历史的走向，并且在继续影响 21 世纪的世界历史的发展。

自 2005 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升级为一级学科以来，已经有了较好、较快的发展。这种发展既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科学性和开放性所决定，也是由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作为我们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需要所决定，更是由当代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发展任务所决定的。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过程中，湖北大学几代人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在 2013 年 1 月，教育部公布的全国第三轮学科评估中，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取得了前三分之一的好成绩。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发展的主要承担者，学院的广大教师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其中，近三年有两部学术著作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现在编辑出版的《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丛书》，就是其中部分的研究成果。

2013 年 8 月 19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讲话中强调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回顾 20 世纪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辉煌与坎坷，正视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我们深感习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发人深省，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十分必要；深感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发展，责无旁贷，任重道远；深感坚持学科发展的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的有机统一，坚持学科发展的政治性与学术性的有机统一，应该成为我们不懈努力的方向。这里仅就政治性与学术性的辩证关系略作分析。

政治性与学术性的关系，一直是困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问题，应当辩证地处理两者的关系。长期以来，我们总是摇摆于两者之间，而没有很好地将它们有机地统一起来，在科研实践中处理好两者的关系。

政治与学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下，完全与政治无关的纯学术是不存在的。哲学社会科学总括着各种意识形态，与自然科学不同，它研究的对象是人们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政治、法律形式，以及道德、宗教、艺术等思想观念现象。既然它是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反映，那么，在阶级存在的情况下，它必然直接或间接地涉及某个阶级或集团的利益。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就其总体和本质而言，它不能不是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比如，当今世界还存在着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对立，自然也就存在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对立的思想体系。现实存在的利益矛盾，必然会产生思想的、政治的分野。这是客观的存在。所以，不能把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理论问题完全同政治割裂开来，但也不能将两者完全混同起来。

政治与学术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因为哲学社会科学有不同的层次性，有的同政治的联系比较直接，有的则比较间接。更为重要的是，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一种思想文化现象，它一经产生便获得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具有自己的表现形式和特殊活动规律。它的存在和发展受着经济和政治的影响与制约，但决不能将它们之间的关系简单化，更不能用一种去代替另一种。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思想界的主要偏差在于混淆了政治与学术的关系。在当时“左”的错误思想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影响下，夸大政治而贬低学术，用政治冲击学术，模糊政治与学术的界限，有时把一些学术思想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来处理，甚至把学术是非当作了敌我问题，用政治大批判代替了学术批评。思想界存在的这种“左”的思潮，影响了当时哲学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扭转了这种局面，总结了过去的教训，迎来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春天。我们应该珍惜

这种变化。但是，也要防止出现忽视政治、使学术研究完全脱离政治的倾向。决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尤其是在国外敌对势力把意识形态作为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的主要武器的情况下，淡化政治，淡化意识形态，只能使我们自己解除精神武装。苏东剧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坚守失败，教训十分深刻！

当前，我国意识形态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一些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理论观点，如“告别革命”、“政治多元化”和宣传“私有化”等理论观点，都披着学术的外衣在极力扩散。当前对我国影响最大的几种社会思潮，如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普世价值论”，哪一种不带有明确的政治诉求呢？如果任其泛滥，不仅会危害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而且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产生不良影响。哲学社会科学必须为现实政治服务，但又要遵循自身发展的规律。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对待政治与学术问题，吸取 60 多年来我们在处理两者关系上的经验和教训，防止“左”的或右的偏向，使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新的世纪能够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

我衷心地希望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师们能够辩证地处理好政治与学术的关系，资政育人，努力提升学术影响力，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发展方面，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希望《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丛书》的出版，能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育发生积极的影响！

靳辉明

2013 年 11 月 18 日

目 录

第一章 俄罗斯发展史上的几个重要时期	(1)
第一节 基辅罗斯时期	(2)
第二节 蒙古—鞑靼人统治时期	(6)
第三节 俄罗斯帝国时期	(8)
第四节 苏联时期	(17)
第五节 俄罗斯联邦时期	(23)
第二章 俄罗斯思想的发展历程	(30)
第一节 俄罗斯思想的内涵	(30)
一 地缘政治学说	(31)
二 文化哲学	(31)
三 历史哲学	(32)
四 民族理念	(33)
第二节 俄罗斯思想的展开	(34)
一 萌芽时期	(35)
二 形成时期	(38)
三 发展时期	(43)
第三节 “寻找新的祖国”——“俄罗斯思想”	(46)
一 文化的“回归”	(46)
二 制定新民族思想	(48)
第三章 俄罗斯思想的主要流派	(51)
第一节 斯拉夫派	(53)
一 斯拉夫派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	(53)
二 斯拉夫主义的本质特征	(58)

第二节 西方派	(59)
一 西方派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	(59)
二 西方派的思想特征	(63)
第三节 欧亚主义	(64)
一 欧亚主义的历史来源略览	(64)
二 欧亚主义的内涵	(70)
三 新欧亚主义	(71)
第四章 俄罗斯思想的内在张力	(73)
第一节 东方和西方的张力	(74)
一 俄罗斯的东西方元素	(75)
二 东西方张力的结果	(77)
第二节 绝对和相对的张力	(78)
一 圣洁和粗鄙	(80)
二 宗教和尘世	(81)
三 救世和超脱	(83)
四 现实与虚无	(87)
第三节 整体与个体的张力	(90)
一 无政府主义与国家化的张力	(90)
二 普济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张力	(95)
三 村社精神与个人人格之间的张力	(98)
第五章 20世纪俄罗斯意识形态变迁及其启示	(101)
第一节 社会实践视角下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安全	(103)
一 社会实践视角下的意识形态概念	(103)
二 意识形态的科学性与意识形态安全	(105)
三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精神	(112)
第二节 正确评估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114)
一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114)
二 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127)
三 对苏联意识形态几个评估视角的批评	(133)
四 苏联意识形态应对挑战的启迪	(137)

第三节	苏联晚期意识形态危机及其启示	(141)
第四节	俄罗斯新自由主义的迷失	(145)
第五节	俄罗斯知识分子充满悖论的文化生命	(149)
一	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当代命运	(151)
二	俄罗斯知识分子两面性的悖论	(154)
第六章	苏联解体后的社会主义思潮与俄罗斯的现代化	(158)
第一节	俄罗斯社会主义主要流派	(158)
一	“传统”社会主义或正统社会主义流派	(158)
二	俄共的温和社会主义流派或革新社会主义	(159)
三	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	(162)
四	“新社会主义”流派	(167)
第二节	俄罗斯现代化前景的展望	(171)
一	民族理念与民族认同	(171)
二	国家与社会和谐的社会秩序	(173)
三	市场化	(187)
参考文献	(191)
后记	(193)

第一章

俄罗斯发展史上的几个重要时期

因为角度不同，可以把历史分成不同的时期，如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的演进，也可以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和现代，也可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等。俄罗斯社会历史的发展也可以用上述的历史分期来描述。为了更好地反映俄罗斯历史发展的特殊性，这里只是抓住几个重要的时期进行说明。在说明的过程中使用“转型”范畴，来说明俄罗斯历史社会结构状态和文化观念的转变。社会转型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如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社会结构和国家的自身定位。可以突出以阶级斗争为中轴的社会转型，也可以突出以理性化的现代化过程为中轴的社会转型。用“转型”来描述一个民族的历史有其缺点，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和社会有其“深层结构”或者“超稳定的结构”的话，所谓的“转型”就只有表面的意义了。鉴于此，这里对俄罗斯历史发展的描述，只是突出了如下几个核心的线索。

其一是民族的分化整合的线索。“俄罗斯史展现为一个十分复杂的种族镶嵌图”^①。不同民族的交替繁荣，民族间的分化、融合，民族的扩张和收缩，极大地影响了俄罗斯的政治变迁、文化变革和社会转型。

其二是“欧亚”特征的把握。“俄罗斯文化的‘欧亚’特征表现在俄罗斯的社会构建、宗教信仰、民族性格、思维方式、生活习惯等方面”^②。俄罗斯以乌拉尔山为界，分为欧洲部分和亚洲部分。独特的地理环境对俄罗斯的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俄罗斯的历史和文

① [美] 沃尔特·G. 莫斯：《俄国史（1855—1996）》，张冰译，海南出版社2008年版。此说法见该书的“题解”。

② 任光宣：《俄罗斯文化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化既不是欧洲文化的典型代表，也不是亚洲文化的典型代表，欧亚两种社会发展模式和文化选择的问题出现得早，几乎贯穿了整个俄罗斯发展的历史进程。与此相关的则是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问题。

其三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把握。俄罗斯社会转型具有自身的特点：“治理体制与社会结构之间一直存在着无法弥补的张力。也就是说俄罗斯的集权制没有有效建构良性的社会结构，其畸形的社会结构也不能支持俄罗斯社会的良性发展，因此其社会转型具有‘突变性’。”^①

对于俄罗斯的历史发展，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和马克·斯坦伯格所著的《俄罗斯史》从基辅罗斯、封建割据时期的罗斯、莫斯科大公国、俄罗斯帝国、苏联、俄罗斯联邦几个历史发展时期进行论述。基辅公国被看作是第一个罗斯国家，在俄罗斯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第一节 基辅罗斯时期

基辅罗斯时期（公元 862—1240 年），是俄国接受先进的欧洲文化，积极参与欧洲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

俄罗斯历史的“欧亚”特征在俄罗斯古代民族的发展中已经表现出来。在基辅公国建立以前，南俄罗斯一部分是希腊的殖民地。在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和马克·斯坦伯格看来，来自中亚的操伊朗语的游牧民族斯基台人和萨尔马特人在南罗斯获得了发展，从而造就了南罗斯的希腊—伊朗传统。“通婚、伊朗人的希腊化以及希腊人的伊朗化齐头并进，由此造成了文化的和有时是政治的融合，两种因素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②。

基辅公国是属于罗斯人的。从“罗斯”衍生出了“俄罗斯人”一词。公元 6 世纪，当东斯拉夫人从斯拉夫部落中分化出来的时候，文化相当落后。东斯拉夫人亦称安特人，他们是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祖先。关于罗斯人和东斯拉夫人的关系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

① 赵定东：《俄罗斯社会转型模式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62 页。

② [美] 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俄罗斯史》，杨烨、卿文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5 页。

题。有的时候人们把东斯拉夫人和罗斯人相混淆，有的则加以区分。而对二者关系以及基辅公国起源的理解本身就渗透了“欧亚”的因素。比较典型的是诺曼起源说。在这种观点看来，基辅公国起源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维京人（古挪威人）。另外的看法则强调斯拉夫人是居住在第聂伯河流域和伊尔门盆地的斯拉夫人，在这之前在这个地区居住的是罗斯人。阿拉伯作家也经常对比罗斯人和斯拉夫人的区别。“斯拉夫人与罗斯人的生活习俗也有区别，特别是在一些细节问题上，二者的区别尤为明显：罗斯人在就餐之前，大家一般在同一个盆里洗手，而斯拉夫人则接着水流洗手；罗斯人在理发时，总要在头顶上留一绺头发，而斯拉夫人则把头剃成‘盆型’（即将一个盆子扣在头上，把露在盆子外面的头发全部剪掉）；罗斯人经常住在军营里并‘享用’战利品”^①。基辅公国的兴起与二者的融合有联系，“公元10世纪，安特人（在斯拉夫语中叫作‘波利安人’）的残余与罗斯人团结起来，形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狭义上的罗斯’国家”。^②

东斯拉夫人信奉多神教（язычество），崇拜神灵，把所有自然现象都解释为神的作用，祭祀恶神和善神。没有文字。“古罗斯的多神教不仅是基辅与其他国家发展经贸关系和文化交流的严重阻碍，而且一直是各部落构成民族统一之路上的障碍”^③。到9世纪出现私有制，部落首领变成王公，出现公国，大致具有了封建社会性质。社会结构呈现出大公、部落酋长和武士以及普通村社成员的垂直体系。以基辅王公为首的军人阶层领导着全国的商业活动并创建了商业军事制度。

公元862年，来自北方斯堪的纳维亚的诺曼人（瓦利亚基人，罗斯民族的瓦兰人）留利克夺取东斯拉夫北部重镇诺夫哥罗德，自封为该王国的王公。其弟弟奥列格（？—912，879—882年为诺夫哥罗德大公；882—912年为基辅大公）于882年沿水路南下征服基辅，建立了一个以基辅为中心的大公国，即基辅公国或“基辅罗斯”。“至今还有这样一个传说：有一个巫师预测，奥列格公心爱的坐骑妨主，奥列格必定死

① [俄] T. C. 格奥尔吉耶娃：《俄罗斯文化史——历史与现代》，焦东建、董茉莉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6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17页。

于此马。奥列格听后，决定暂时不骑这匹马。五年之后，奥列格听说，那匹战马已经死了，他沉痛地与这位忠实的朋友告别，同时也笑那位巫师的无知、诓骗和荒唐。然而，正在这时，一条毒蛇竟突然从马的头骨中钻出来，直向奥列格的腿部狠狠地咬了一口，于是他当场毙命”^①。

奥列格于公元 879 年起为诺夫哥罗德王公。他约在 882 年杀死基辅王公阿斯科利德和基尔，占领基辅城，征服德列弗利安、谢维利安和拉迪米奇诸族，建立基辅罗斯，自称“大公”。公元 907 年率军远征拜占庭，包围君士坦丁堡。公元 911 年迫使拜占庭签订有利于基辅罗斯的条约，“而 911 年签署的罗斯—拜占庭和平条约本身则是俄罗斯第一个用斯拉夫文字撰写的古代文献”。^② 基辅罗斯的版图东起喀尔巴阡山，西迄顿河，北起波罗的海南岸，南到黑海北岸。公元 1000 年左右，总面积约 100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500 万。

公元 10 世纪是基辅罗斯文化发展史上十分重要的时期。这一世纪的前半叶，由保加利亚人引入斯拉夫语的拼写字母，创立文字。公元 988 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978—1015 在位）通过娶拜占庭皇帝的妹妹安娜公主为妻与拜占庭结成同盟，他本人加入希腊正教的基督教，并把基督教（东正教）定为罗斯的国教，强迫基辅市民在第聂伯河畔接受希腊牧师的洗礼，接着，罗斯各地居民也先后受洗，皈依东正教，在罗斯建立大主教区，大量兴修教堂和寺院。在弗拉基米尔的儿子雅罗斯拉夫（978—1054，1015—1054 年为基辅大公）当政时期，基辅罗斯达到空前繁荣，编纂了第一部成文法典《雅罗斯拉夫法典》，并开始编写编年史。公元 9 世纪末 10 世纪初，希腊人兄弟俩基里尔和梅福季发明了《基里尔字母表》，这是现在俄语字母表的前身。

关于罗斯人接受东正教的心理基础，有学者指出是由于他们是极端主义者，试图通过意志爆发获得永恒的真理，且习惯用形象和象征性的方法体会和领悟世界。也有人认为是因为他们不喜欢伊斯兰教禁酒，不喜欢天主教禁欲，不喜欢犹太教经常驱逐教徒出门。

东正教的传播对基辅罗斯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巩固和发展了

^① [俄] T. C. 格奥尔吉耶娃：《俄罗斯文化史——历史与现代》，焦东建、董茉莉译，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第 12 页。

^② 同上书，第 11 页。

封建关系，加速了斯拉夫各部落的统一过程，扩大了罗斯与拜占庭以及西欧等国的文化联系。首先，它使基辅罗斯文化发生了飞跃。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东罗马帝国，也即拜占庭帝国，是当时欧洲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保加利亚于9世纪中叶从拜占庭接受了基督教及其整个文化，社会得到迅速发展。保加利亚体现的拜占庭文化曾对基辅罗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代俄国著名历史学家利哈乔夫谈到这一问题时指出：“高度发达的保加利亚文献立即使罗斯不是从头创造自己的文献，而是继续这一工作，并在它接受基督教后的第一个世纪就创造了我们有权为之自豪的作品。”^①通过教堂建设得到了先进的建筑、绘画等方面的知识，基辅成立了以神学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有史以来的第一所学校。此外，隶属于基辅罗斯第一座教堂——索菲亚教堂的图书馆也在基辅出现。使基辅罗斯，全部东斯拉夫人，从此成为欧洲统一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大公的家庭与西方王室或贵族广泛联姻加强了二者的商业联系。拜占庭帝国很大一部分领土位于亚洲，它本身就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处。东正教的教义、礼仪等方面都流露出强烈的保守性。在政治方面，与西欧相比，拜占庭贵族的力量较弱，皇帝大权在握，教会也只是专制国家的一个机构、官僚机器上的一个零件。

当基辅罗斯从拜占庭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并为之心满意足之时，欧洲的文化中心已渐渐西移，拜占庭很快失去了昔日的光彩。

拜占庭文化是一种具有明显东方色彩的封建文化。当弗拉基米尔大公忙于与拜占庭联姻时，西部欧洲的城市日渐兴起，工商业不断发展，科学悄然出现。

1832年，俄国国民教育大臣乌瓦罗夫在给沙皇的报告中提出，要以维护“东正教、专制制度、民族性”作为教育纲领的基本内容，其中东正教和专制制度正是拜占庭帝国有别于天主教国家的特点。

一般认为，这一时期完成了俄罗斯社会的一次转型，这次转型是以文化变革为先导的。“11世纪出现在罗斯的‘双重信仰’和‘双重文

^① [苏] A. C. 利哈乔夫：《罗斯受洗和罗斯国家》，转引自《东方国家的社会跳跃与文化滞后——俄罗斯文化与列宁主义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页。

化’，直接影响了中世纪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识”^①。这次转型形成了统一的思想，俄罗斯以神圣的第三罗马帝国自居，对于后期俄罗斯帝国意识的形成和其普适性的国民性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这次转型在社会结构上也产生了新的变化。社会阶层不仅有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划分，军政管理者、普通自由民和家奴的划分，而且还出现了世俗权力、祭司权力、城市自由民、国有农民、地主农民、特权家奴和普通家奴等复杂的阶层。基辅公国是松散的，在发展过程中，非集权化和封建主义因素在发展，自然经济和地方主义削弱了统一的纽带，但集中的因素同时也在发展着，这主要体现在农民的逐渐农奴化。这种情形，也蕴含了基辅罗斯衰落和瓦解的因素。

第二节 蒙古—鞑靼人统治时期

俄国文化历史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1240年至1480年的蒙古人统治时期。在这一时期，俄国在文化上急剧地向亚洲靠拢。在成吉思汗成为高原霸主之前，蒙古部族不过是一个极小的集团，比起不太为人所知的“蒙古”之名，“鞑靼”则很久就驰名。“鞑靼”这个名称有时也被用来称呼蒙古这个新兴的政治势力。“总而言之，对蒙古而言，‘鞑靼’不是自称而是他称”^②。

1223年成吉思汗派兵沿里海北岸越过高加索首次入侵罗斯。1235年蒙古大军再次远征欧洲，1237年以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儿子拔都为司令官的蒙古军队侵入罗斯北部，攻无不克。1240年南下占领基辅。此后蒙古大军继续西进，横行于波兰、匈牙利、捷克、塞尔维亚、保加利亚，整个欧洲一片惊慌，连英国渔民都因之而暂停出海。1243年，拔都在伏尔加河下游建立了金帐（钦察）汗国，定都萨莱。罗斯各公国都成为它的藩属，王公必须向拔都纳贡，并取得“封诰”才能继续统治自己的公国。蒙古人对罗斯的统治持续两个多世纪。从1243年蒙

^① [俄] T. C. 格奥尔吉耶娃：《俄罗斯文化史——历史与现代》，焦东建、董茉莉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5页。

^② [日] 杉山正明：《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周俊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2页。

古人于伏尔加河下游建立金帐汗国，直到1480年金帐汗阿合马兵败，统治俄国240年之久。

关于蒙古人对俄罗斯的统治带来的危害和积极意义，历史学家的看法存在很大的分歧。著名历史学家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波克罗夫斯基（1868—1932）在其得到列宁本人肯定的著作《俄国史概要》中这样说：“罗斯围绕着莫斯科的统一，至少有一半是鞑靼人的功劳。”^①杉山正明也在很大程度上肯定了蒙古—鞑靼人的统治对于俄罗斯的积极意义。“俄罗斯不如说是借由受到蒙古的支配，被编入了世界帝国蒙古的经济、文化、流通体系中”^②。他认为蒙古的交通网为俄罗斯的商品流通和富庶创造了条件，东正教也借助蒙古的力量得到了很大的普及，莫斯科借助蒙古的力量发展起来。

蒙古人借鉴了当时典型的东方国家辽国的许多管理方法。蒙古人管理罗斯的方法，设计者为著名政治家耶律楚材。耶律楚材为辽国契丹人，深受汉族文化熏陶，善理财，曾在成吉思汗和窝阔台两大汗帐下为官近30年。蒙古在罗斯的统治制度，多出其手。他甚至还教罗斯人修建道路，据说所修道路可达元大都（今北京）。

蒙古人加强中央集权的办法主要有：第一，由金帐汗直接向全国派出官吏，定期统计人口，清理户籍，同时丈量土地，确定每户应缴税捐数额。第二，在全国建立军事性质的“八思哈”制度，居民按十户、百户、千户组织起来，由蒙古人任指挥，旨在监督全国赋税的缴纳并加强中央对全国的政治军事控制。第三，名义上保存各公国的封建政权，但又积极对它们加以控制。各公国均须向金帐汗称臣，宣誓效忠，接受大汗政权统一的册封和诏令，承担军役义务。蒙古政权还从众多的大公中选出一人，封为“弗拉基米尔及全罗斯大公”，令其负责全国贡赋之收缴。如波克罗夫斯基所说：蒙古人“根绝了城市的自由。他们把诸侯变成自己的管家，为鞑靼汗征收贡赋”^③。

① [俄] M. H. 波克罗夫斯基：《俄国历史概要》上册，转引自《东方国家的社会跳跃与文化滞后——俄罗斯文化与列宁主义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

② [日] 杉山正明：《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周俊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0页。

③ [俄] M. H. 波克罗夫斯基：《俄国历史概要》上册，转引自《东方国家的社会跳跃与文化滞后——俄罗斯文化与列宁主义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页。

但俄罗斯的统一是建立在脆弱的基础上的。“一次又一次的再分封破坏了罗斯国土的本已脆弱的政治统一”^①。一些封国有一些成为文化中心。“12—13世纪中叶，罗斯的精神文明中出现了‘多中心说’的理论，即在罗斯国家各个地区出现了相对独立的文化中心”。^②但是这些封国之间的平衡缺乏稳定性，也很容易成为征服的对象。

普列汉诺夫说：“定居的俄罗斯欧洲在有可能战胜游牧的亚洲时，它本身的社会政治关系，酷似在亚洲专制国家居统治地位的社会政治关系。因此，欧洲人所以战胜了‘亚洲人’，只因为它本身变成了亚洲。”^③可见，蒙古人对罗斯人的统治，使俄国急剧地向亚洲靠拢，明显地东方化了。对于蒙古人对俄罗斯的影响也有历史学家持有谨慎的态度，认为蒙古的影响可能是有限的。不管如何理解，蒙古人为俄罗斯带来了新的亚洲因素是肯定的。而在这一时期，俄罗斯和欧洲相对隔离。

第三节 俄罗斯帝国时期

莫斯科城奠基于1147年，13世纪建立的以莫斯科为中心的莫斯科公国，当时的领土面积只有1300平方公里。莫斯科公国的崛起始于伊凡·卡里达（？—1340，1325—1328年为莫斯科王公；1328—1340年为弗拉基米尔大公）。伊凡·卡里达，即伊凡一世，使莫斯科公国的领土面积增加了好几倍，莫斯科成为罗斯的宗教中心。伊凡三世（1440—1505）统一各公国后，有时也自称“沙皇”，把拜占庭的双头鹰作为本国的国徽。伊凡三世作为莫斯科大公（1462—1505）在位时先后兼并了雅罗斯拉夫尔公国（1463年）、罗斯托夫公国（1474年）、诺夫哥罗德共和国（1478年）、特维尔大公国（1485年）等。1480年莫斯科公国脱离了金帐（钦察）汗国的统治。伊凡三世后击败了立沃尼亚骑士团和立陶宛军队，从而统一了罗斯东北大部。为了巩固大公的权势，他

① [美] 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俄罗斯史》，杨烨、卿文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9页。

② [俄] T. C. 格奥尔吉耶娃：《俄罗斯文化史——历史与现代》，焦东建、董茉莉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50页。

③ [俄] 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1卷，转引自《东方国家的社会跳跃与文化滞后——俄罗斯文化与列宁主义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页。